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集《传奇》，意思是奇异的故事。到南宋时，开始用“传奇”一词泛指唐代虚构性的小说，成为文体分类。作为古代小说成熟期的代表，唐传奇的瑰艳文思为后世提供了数不清的灵感，元明戏曲即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——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源于《莺莺传》，郑德辉《倩女离魂》取材于《离魂记》，汤显祖《紫荆记》取材于《霍小玉传》，等等。

《河东记》《酉阳杂俎》《玄怪录》《独异志》《甘泽谣》……唐传奇里的志怪分支延续了六朝志怪的传统，掺杂佛、道思想，既充斥着怪力乱神元素，亦托讽喻以纾牢愁、谈祸福以寓惩劝，并非单纯的猎奇，往往意有所指。《枕中记》的黄粱一梦和《南柯太守传》的蚁巢世界揭示尘世富贵的虚无，《板桥三娘子》让三娘子变成驴子辛劳数十载表露因果报应的信仰，《王知古》用鸟兽精怪都异常畏慎藩镇张直方的剧情曝光晚唐藩镇的专横跋扈……各种“内涵”，自有可笑处、可怖处、可悲处、可叹处。

人怪合一

《夷坚志》书名出自《列子·汤问》：《山海经》为“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”。洪迈以夷坚自谓，以其书比《山海经》。全书420卷（今仅存206卷），其“浩大工程”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“出于一人之手，而卷帙遂有《广记》十之七八者，唯有此书”。《夷坚志》是宋代志怪小说发展到顶峰的产物，也是《搜神记》以来志怪小说的又一高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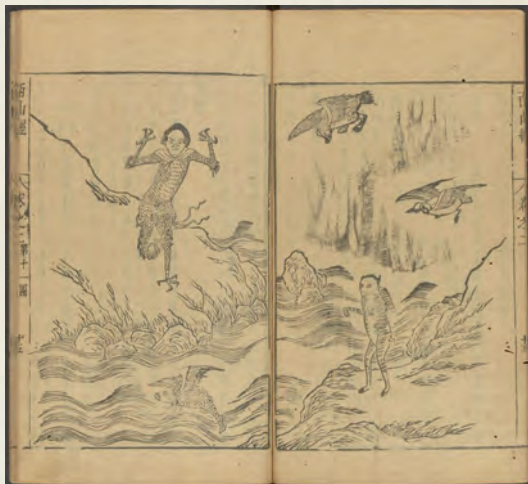
《续夷坚志》与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》则皆为《夷坚志》的续作，收录了不少金元时期的神怪、冥应故事，部分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。

明代的《剪灯新话》因言情志怪、有悖道学而遭朝廷禁毁，在国内流传较少，但此书曾广泛流播于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地区，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罕见

本周博物

《山海经》

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、历史、神话、天文、动物、植物、医学、宗教以及人类学、民族学、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，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。



《山海经》插图（郭璞注，蒋应镐绘图。明万历时期刊本）。

个案（仔细玩味，其实成为古早“顶流”的密码，和短视频时代的一些流行逻辑是相通的）。同时，它开启了后世“剪灯”小说系列，影响甚巨。

清中叶以来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子不语》这两部志怪小说集广为流传，前者与《聊斋志异》齐名，纪老师点到为止，有章法、有情致。

异物为怪，物反为妖，那些“不正常”“违背理解”的东西，遂变成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“妖怪”。害怕、好奇、困惑、厌弃是它们带给人类的观感，但之所以产生上述情绪，是因为妖怪本就是人类的一部分、是某种“反常/对立”心态的外显，是人性的延伸；尽管人类希望与它们划清界限，它们却不断冒犯入侵，有恃无恐。

怪由人生，见怪不怪。真正让笔者觉得难以忍受的，是“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，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”（王小波《万寿寺》）。